

明清艳情小说



皇室孤本

名

著

中

明清艳情小说丛书

株林野史

痴道人 编辑

吴凤祥 点校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明清艳情小说》丛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6.375印张 178插页 770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套

ISBN 7-5354-0866-4 /I · 721

定 价： 42.00元(共四辑)
9.80元(本 辑)

内 容 提 要

春秋时代的著名“乱国淫女”夏姬，原名素娥。是郑国穆公的女儿，身材窈窕，异样风流，年方十五，春心初动，就梦见普化真人与自己交媾，并传授“能采阳补阴却老还少”的“素女采战之法。”当时陈郑两国和好，陈国大夫夏御叔委托大夫泄治、孔宁赴郑求聘，郑穆公答应迟三年成婚。素娥虽心欢喜，但不耐寂寞，竟与叔兄子蛮偷情。素娥十八岁，嫁与夏御叔遂名夏姬。二年后生子名征舒，字子南。因夏御叔与夏姬“朝朝相狎，夜夜欢娱”。渐渐枯槁而死。御叔临终托契友孔宁照管儿子。孔宁趁办丧事之机，通过使女荷花作引线，与夏姬勾搭成奸。

孔宁通过荷花与夏姬私会。夏姬爱仪行父倍于孔宁，与之往来更密。孔宁心怀忌妒，乃设计引陈灵公入马。陈灵公久闻夏姬之美，夙有相慕之心，以游株林为名，与夏姬交欢。以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三人常伴夏姬赴株林，灵公还约孔仪二人同赴株林作“连床大会”。此事为直臣泄治闻知，极谏陈灵公不可“失君臣之礼，无男女之别”。陈灵公无悔改之心，与孔仪二人合谋，买通刺客把泄治刺死。夏姬的儿子征舒长到十八岁，灵公欲取悦夏姬，使为司马，执掌兵杖。一日，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三人复游株林，席间君臣相互嘀咕。征舒“不觉羞恶之心勃然难遏”，即领兵围住夏府。射杀灵公。孔仪二人逃入楚国，后楚国率兵围住株林，捉拿征舒，车裂而死。楚王将夏姬配号属将运尹襄老。

运尹襄老娶夏姬才一年，随楚王出征被晋兵射死。此时夏姬谋归郑国，而楚国大夫屈巫早就窥伺夏姬美色，向郑襄公求婚，并借故离楚，星夜赶往郑国，遂与夏姬在馆舍成亲。婚后，夏姬跟随屈巫逃往当时楚的敌国晋，屈巫为大夫，改名巫臣，夏姬亦改名为芸香。此时，在株林失散的侍女荷花寻来，巫臣亦收为妻室，与芸香姐妹相称。后来晋公主及其夫乘又与巫臣、芸香、荷花一家交换行乐。丑闻传出，晋君拍案大叫道：“气死我也。”遂亲率御林军捉拿奸夫荡妇问斩。而芸香、荷花、公主三人则被“幼年与她交媾的浪游神”救走。

前　　言

周季胜

我国的小说创作是个灿烂辉煌的世界，从远古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人话本到明清小说，可谓渊远流长，佳作迭出。许多著名的作品似耀眼的星辰，为一代又一代热情的读者群所瞩目，其魅力历久不衰。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获得巨大发展的明清小说中却有一个过于冷清孤寂的角落，那便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讲世情”的作品，这些写得比较通俗的作品数量相当惊人，估计有一千六百种之多，而建国以后公开出版的却寥若晨星。

近年来我国通俗文学空前繁荣，通俗作品越来越有力地掳掠了读者的心，通俗文学作家也需要从我国悠久的小说创作传统中获得有益的借鉴，我们再也无法忽视明清通俗小说这个巨大的客观存在，理应富有热诚地靠近这些可能正在被虫蛀蚀的积满尘埃的书籍，用严谨的科学的态度，去鉴别、去筛选，以便公开出版，满足我国数量日趋增大的通俗作品爱好者的汲汲渴求，这便是我们整理出版《绣戈袍全传》、《载花船》、《刘生觅莲记》、《绣屏缘》、《浓情快史》、《株林野史》、《杏花天》、《闹花丛》等十几部通俗小说的原因。

《绣戈袍全传》、《浓情快史》等作品，被我国几位著名的版本

学家列入明清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范畴，有的曾遭受过禁毁的厄运，长期不得见天日。然而，这些作品作为明清社会生活发展的产物，其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特色，具有特殊的文化学的意义，从中可以窥测我国通俗文学创作第一个高潮期的某些特征。

稍懂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明末清初的商业、手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市民阶层更加壮大，都市生活变得丰富多采。正是这种社会环境，满足市民正常文化生活需要的通俗小说便应运而生。《绣戈袍全传》等作品，以通俗流畅的语言，生动的生活细节，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态。有的蔑视封建礼法，肯定与赞扬人的正常欲念；有的对女性的命运予以关注，宣示了她们的倍受压抑的心声；有的呈现出一幅幅形象的生活场景，为读者和民俗学家提供难得的研究当时社会的形象的资料。

这些作品主要写平常人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往往是平庸的，琐碎的。即使描写对象是武则天这样显赫的女皇帝，其创作的视野也限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七情六欲。尽管如此，在作者妙笔的勾勒下，读之并不令人生厌，有的生活场景还相当生动，活脱脱如同亲见，语言鲜灵，对话精采，真是栩栩如生，涉笔成趣，显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及观察生活的不凡本领。有的刻划人物心理细腻逼真，如《刘生觅莲记》一书中写碧莲百无聊赖的情绪，状素梅的伶俐、爱童之乖巧，可谓维妙维肖，生动传神，这对当今的小说创作亦有不可轻视的借鉴作用。

这些以家庭生活为背景，主要描述男女日常言行的作品，改变了明清以前大量创作历史小说和神魔小说的单调格局，使我国小说创作开始面向寻常百姓，并为普通的平民所接受，促使我国小说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甚为深

远。

就思想内容而言，这些作品是个复杂的组合体，用今人的目光判断，批判虚伪的封建道德和宣扬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及鼓吹“万般皆是命”的宿命观，都杂陈在前。对前人而言，这不会是个难以理解的现象，而我们在阅读时却需要作认真的分析，细心剔除其消极成分。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明末清初，“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民风如此，反映在小说创作中也必然较直露地涉及男女的情爱，我们整理出版的这几部作品中也有这方面的较多描写。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认为，这些作品状写男女情爱，洞达世情，刻露尽相，但并非是专写市井间淫夫荡妇的浅薄之作。写男女间自由接触与爱恋，在桎梏人灵魂的封建社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思想文明的一个进步。当然，有的作品格调低，写男爱女欢太俗，存在着放纵情欲，而无多少感情寄托的偏差，但也不是有意渲染，以煽动读者的性欲。相反，作者多少抱有一点训戒的目的。正是鲁迅在谈到清代著名的狎邪小说《品花宝鉴》时所说的：“记载之内，时杂猥辞，自谓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并陈妍媸，固犹劝惩之意”。何况，这些作品中男女情爱的描写，同主题思想的演释，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密切的关系，即是作家整个艺术构思链中有机的一环，是不可缺少的。

严格来说，专辑中的个别作品思想内容苍白，探索不出耐人寻味的底蕴，艺术上平淡、粗糙，几乎无特色可言，因此，没有多大的价值。然而正如有一位研究明清小说的专家所说，这无价值本身恰恰是一种价值，它毕竟是前人创作的，并经受过岁月的

冲刷而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整理出版它，可以更全面、更透彻地了解明清小说创作的全貌及整体，据我所知，台湾就有比较完整的版本刊行。

本书的读者相信会明白这一点。

本丛书所辑的小说当时刊印时有的绘制了插图，但数量偏少，而且质量欠佳，经过考虑，为了做到图文并茂，帮助读者更形象地阅读作品，我们选用了其他比较流行的内容相似或接近的明清小说的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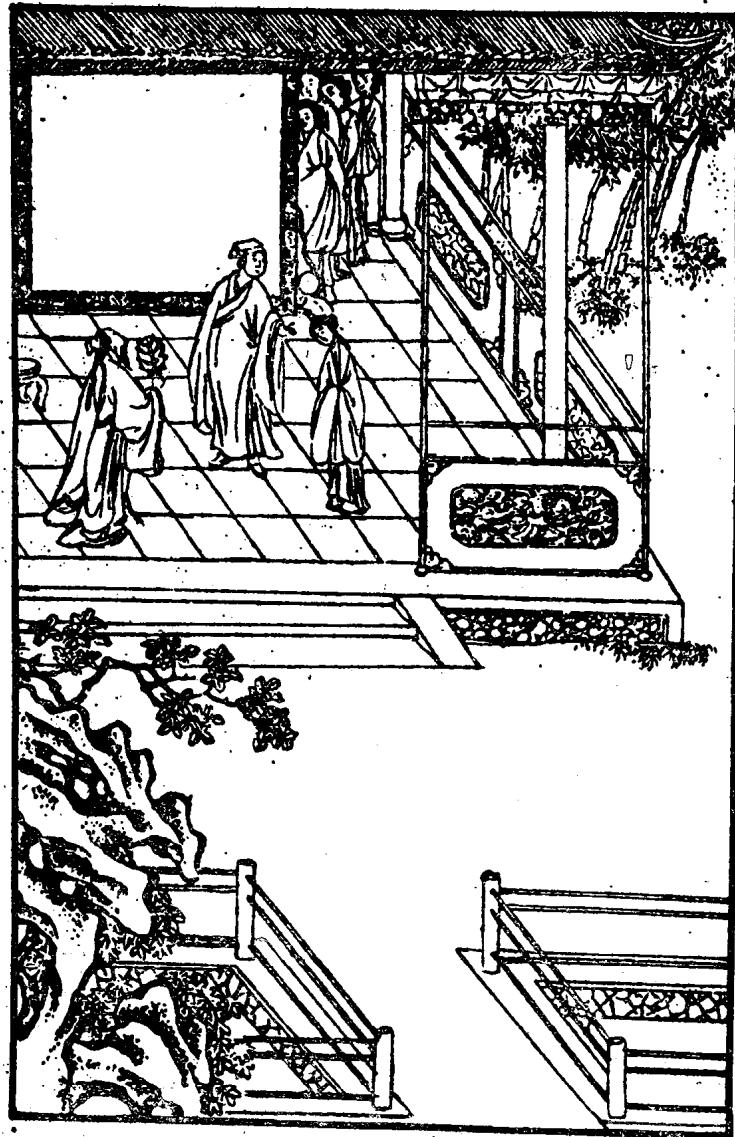
古籍整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对良莠并存的明清通俗小说必须作谨慎的鉴别和选择，针对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这种鉴别和处理应取实事求是的尊重历史的态度，切忌草率从事。

我以为，我是在尽力这样做的。

一九九三年元月于新育村兰亭

目 录

第一回	梦南柯神人授法	结国好陈郑联姻	(3)
第二回	乱伦常子蛮丧命	贪好色御叔亡身	(9)
第三回	吊故交闺阁间意	游竹林二士争风	(17)
第四回	梨花园使女作媒	栖凤楼佳人增美	(23)
第五回	陈乎国公堂戏谑	仪行父潜地杀忠	(29)
第六回	妒夫人强逼改嫁	恶娘子大战群英	(35)
第七回	仪行父独占花林	夏征舒怒杀平国	(41)
第八回	巧言君饰情杜友	楚庄王纳谏复陈	(47)
第九回	泄大人阴府封王	夏征舒地狱伸冤	(53)
第十回	死襄老黑对蒸母	娶夏姬巫臣逃晋	(59)
第十一回	巫臣醉戏芸香姐	佳人大闹牡丹亭	(65)
第十二回	赴私约使女偷春	逢急难荷花寻主	(71)
第十三回	授故主天假机缘	结姊妹同享富贵	(77)
第十四回	芸香欒府说风情	佳人潜地订私约	(83)
第十五回	设巧计引鱼吞饵	欒娇娥易内为欢	(89)
第十六回	晋悼公大怒奸淫	浪游神法脱三美	(95)



1

词曰：

自古青春有几，更怜国内娇姿。荒淫只怕没休时。忘海沉沦无底。共说郑家妖女，曾传陈国夏姬。嫁过三夫生一儿，半老贪欢未已。调西江月

第一回 梦南柯神人授法
结国好陈郑联姻

话说春秋列国分争，恃强压弱，所以小邦依附大国不必多述。那时各国善政最少，淫风偏多。单说的郑邦穆公在位，夫人张氏生下一女，名唤素娥，百般珍爱。及长到十五岁上，身材窈窕，异样风流，蛾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玉骨冰肌，挥云而揭雪，花容月貌，倾国以倾城。莲步轻移，恍如飞燕之舞；兰室静坐，疑是仙姬之居。窥见少年堪作鸳鸯之配，惜彼青春窃作鸾凤之交。只因婚姻未就，所以暂守香闺。房中有两个丫环，一名荷花，一名菊英。那时正当五月天气暑热，使女荷花收拾凉床玉枕，侍候到了晚间，脱了香汗衫，解去罗裙带，命菊英掩了房门，赤身露体睡在床上，叫荷花打扇，一时甚觉快乐。忽然顾容颜，非凡花貌，少有点是孤枕独眠，不由凄凉。心中颠颠倒倒胡思乱想，合着眼朦胧睡去。忽梦见到一花园园中，百花争芳，群葩竞秀。趁着柳绿桃红，走向前去，只听得两边鸟语齐喧。步到一松林之下，见前面有亭子，遂走进亭去，见亭内有竹床一张，石案两架，石椅四把，石杭二个，大是仙家景况。又见中间挂着一张古字，远远望着是迹真龙蛇飞舞，上写着一首七言绝句诗。素娥走近前去念道：

垂杨面面草萋萋，曲掩回汀复几重；

莫道无情春日鸟，花前直欲作先容。

素娥读罢，方欲出亭，忽见一伟丈夫，身穿羽毛衣，手执鹅翎大扇，飘然有仙家之气象。走进亭来，见了素娥，深深一揖道：“小仙久候多时了。”素娥只得还礼。那人道：“小仙久慕芳卿美容，今特来一会，幸勿见阻。”素娥笑而不答。那人手抱香肩，先亲了一个嘴，便把素娥汗衫退去，绫裤解开，抱在床上。然后自己退去衣服搂住素娥。此时身不由己，半推半就，早已播动云情雨意，放开意马心猿。檀口搵香腮，似魏生之到蓝桥；柳腰摆花，心如牛郎之会织女。尖尖玉笋轻抱阮郎之腰，小小金莲高搭宋玉之肩，如雨湿旱处情甚疑暇，似鱼入水乐何如也。素娥原是一个处女，初经破瓜未免有些疼痛难忍的光景。那人见他如此，遂将袋中取出红药一丸，叫素娥吃了。素娥吃着丸药，顿觉花房滑顺，疼痛全无。遂问那仙此丸何名？那仙道：“此名开开丸，小仙还有一丸，名紧紧丸，吞下数粒，那里再不宽放，终身只如女子兑，生子后三日仍复如旧。”因又递数丸与素娥。素娥吃了觉得紧如初。素娥想道：“我自幼以来，未知这事如此之妙，但不知仙郎姓名。”遂问道：“仙长尊姓贵名说知奴家，好图后会。”那仙道：“我姓花，名月，在终南山修炼一千五百年成仙。道号普化真人，风流生成此事，不成阳亦不泄。我还有一术，能吸精导气，与人交媾，曲尽其欢，又能采阳补阴却老还少，名素女采战之法。今也当教与芳卿。”素娥道：“快快教我。”那仙郎一一传授，毫无剩遗。正然讲话，忽见荷花、菊英手拿灯笼走到亭内，叫道：“娘娘久等宫主说话，公主却在此处。”素娥听见吓了一身冷汗而醒。醒来汗如水洗。看了看荷花、菊英，俱睡着樵楼，方打四鼓。暗自道：“此事有些奇怪，每夜也有神驰之时，却不像今夜分明。”又分明

觉得，湿湿的若云雨一般。细想采战之法都能记得，此事真大奇了，颠颠倒倒独自思想，不觉鸡声报晓，东方渐明。素娥遂披衣起来梳洗不题。

陈国有个大夫姓夏，名御叔，其父公子少西乃是陈定公之子，少西字是子夏，故御叔以夏为字，又曰少西氏，年至二十尚未婚娶。当时灵公平国在位，陈郑和好。遂命泄治往聘于郑，又使大夫孔宁求好。久闻穆公有一女，年已及期，遂已拟约婚托，孔宁一并应承。及到郑国行了聘间之礼，穆公遂命送至馆驿安歇。到了次日，见了穆公遂将御叔求婚之事说了一遍。穆公说：“此事甚好，但小女年幼，到司马家不知能侍箕帚否？”孔宁道：“此事只求金诺，君王不必过谦。若是不好微臣也不敢来题。”穆公道：“还须商议大夫就馆，容日复命。”孔宁遂此别就馆。穆公回到后宫，见了夫人张氏，将孔宁约婚之事说了一遍。夫人道：“素娥年已及期，夏司马又系定公之后，此事甚妥，待奴去与女儿商酌，看他意下如何？”遂移莲步，走到素娥房中。见他手拿一双小鞋在那里刺绣，见夫人来即忙站起来侍立于侧。夫人坐在上面向素娥说道：“陈国大夫泄治、孔宁来聘，向咱国说，他国陈司马之官姓夏名御叔，年至二十尚未婚娶，意欲求你为妻，特来与你商议。”素娥低头不语，半天答应一声道：“凭父母主张。”遂以袖掩面妆个羞惭光景。夫人坐了一会儿，遂出绣室，走到前厅对穆公说道：“女儿年幼不肯离父母，不如与孔宁说他年纪尚幼，虽然允了，叫他多住二年来娶方妥。”穆公道：“夫人说得有礼。”遂出外厅着人请孔大夫来。须臾，孔宁来到。未知穆公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